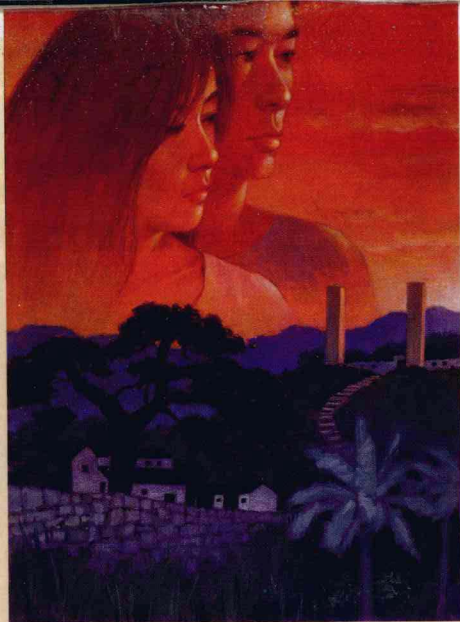




几度夕阳红 (下)

琼瑶 14 全集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琼瑶全集 14

几度夕阳红

(下)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3-24
2-16
6-11

6.1 8.1
2.1 6

475.53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几度夕阳红/琼瑶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4,10

ISBN 7-5354-2894-0

I. 几…

II. 琼…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05238 号

责任编辑:贺强 钟擎炬 策 划:青马

封面设计:王琼瑶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

(电话:027-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-11 楼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027-87679362 87679361)

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http:www.cjlap.com

E-mail:cjlap@public.wh.hb.cn

印刷: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

开本:890 * 1280 毫米 1/32 印张:18.25 字数:258 千字

版次:2005 年 6 月第一版 印次:2005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(上、下册) 定价:44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021-54039696 转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本书由皇冠文化集团授权

本书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,不得销售至包括港、澳等任何海外地区

写在 2004 年 “琼瑶全集”出版前

今年年初,长江文艺出版社,送来一个企划案,希望能够再次出版我的“全集”。对于这个企划,我当时并没有很大的兴趣。因为,若干年来,我的书已经在内地出版得乱七八糟了。自从 1989 年起,我也曾两度授权给内地的出版社,出版我的“全集”。随着岁月的流逝,这些出版品纷纷到期。内地的出版情形,一直是我的“痛”。几乎每本我的著作,都有盗版。除了盗版之外,还有许多冒牌的“伪书”。尽管我有合法授权,违法的书籍却照样出版。于是,在书店中,可以看到我的真书、伪书、盗版书……各种版本,大小,五花八门,形形色色。其中,让我“最痛”的是那些伪书,看到它们公然用“琼瑶”的名字出版,内容却荒诞不堪,真使我欲哭无泪,投诉无门。

因而,长江文艺出版社提出“全集”计划时,我不禁怀疑的问:

“盗版书早已充斥在市面,正版书还有人买



吗？”

对方很肯定的告诉我：

“这就是我们要出全集的原因，总要有一家出版社，把你的全部作品，作完整的、有系统的出版，让正版和盗版优劣立现。而且，有了正式的全集，冒牌书也就无所遁形了。”

长江文艺出版社说服了我，所以，我再次授权给他们，出版这套全集。在出版前夕，我对“长江文艺出版社”，是充满了期盼的。期盼这套书能够印刷精美，设计精良。能够真正遏止住盗版、伪书的歪风。当然，在市场并不缺乏的情形下，长江文艺出版社还有决心要出版这么庞大的一套书，我也对他们的热忱和勇气，充满了敬意。

写这篇短文前，我翻开一本旧著，看看原来的“自序”，这一看，不禁心头一惊。怎么？上次那篇“自序”，居然是1989年写的。距离现在，已经有15年了。

时间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会这样不知不觉的流逝？忙忙碌碌中，我又送走了许多个朝朝暮暮。日月迁逝，春去秋来。我眼看园中的树木，叶子由绿变黄，又由黄而绿，周而复始。但是，我的头发白了，却无法变黑。时间对人类是很吝啬的。人生，能有多少个15年呢？这15年，我到底做了些

什么？检点书名，发现我又写了好多书，从当初的43部，到如今的64部。其中的“还珠格格系列”，长达250万字，可说是我最近的代表作。“梅花烙”、“烟锁重楼”、“苍天有泪”都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作品。原来，这15年来，我并没有休息。虽然，每出版一本新书，都像考试，我是一个完全缺乏自信心的人，对成绩常常没有把握。但是，不管成绩单的分数是好是坏，读者对我是褒是贬，我一路走来，不曾松懈。

出版“全集”，总会有些顾忌。曾经有媒体访问我说：

“你出版这套全集，是不是意味着，以后不会再写作了？”

我想，在许多人心目里，都认为“全集”是“身后事”，只有盖棺论定，才知道“全集”共有多少部。偏偏我是一个“诸事不忌”的人。我笑着回答：

“15年前，我已经出版全集了，那时是43部书，之后，我又写了21部。如果上苍对我特别照顾，说不定我还能写21部呢！”

当然，这完全是在说笑话，我也知道，岁月不饶人，写作生涯，并不轻松，劳心劳力又伤神，我的大好时光，早已消磨在一个个的“故事”里。最



近,我深受“坐骨神经炎”的折磨,无法再久坐书桌之前,以后再想完成像“还珠格格”那样的作品,是根本不可能了。

但是,在这部“全集”中,我依然希望能有一本新书。是有关我的生活、思想、经历、感觉……的散文集。这本散文集,连书名都有了,腹稿早已打过千千万万次,只欠我去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。(你看,写作就是这样,有腹稿,有计划,有书名,都不等于存在,必须真正完成了,它才存在。)

出版社问我,是不是要修正改写某些作品?

我真的不曾这样想过,我的作品,在不同的时期和年代,有不同的思想和笔触,不论它是幼稚的还是错误的,它都是我的一部分。我不想改变它,就让它带着我的幼稚和缺点,用“本来面目”和读者们见面吧!只是,在“我的故事”一书中,那篇后记之后,我又添加了后记的后记,补充这15年来的“后续”。

我的作品,一直在叙述一个不变的主题,那就是“爱”字。男女之爱、朋友之爱、手足之爱、父母之爱、国家之爱、民族之爱……写不尽人生的爱。在这些爱的故事中,我难免有重复的对白,或大同小异的情节,这是我的缺点。有些对白,我虽尽力做到流畅,但是由于我的出身,使我的“语言”很

“琼瑶”化，（其实，是很“琼瑶家庭”化，在我家里，成语的运用，是普通之至的事。）再加上两岸对白有很大的差异，可能有些内地读者，对我的语言不能适应。这是我无可奈何的事。至于文字，我也有“不够用”的感觉，常常觉得自己写得不好，“才尽于此，力不从心”。但愿读者抱着宽容的态度，来看我的作品。

在这漫长的写作岁月中，我也写电视连续剧的剧本，在我心里，剧本的创作和小说的创作是同样重要的。剧本比小说还难写，因为剧本只能用动作和对白来交待剧情，不能大篇幅的作“内心描写”。我的剧本也是我的创作之一，只因为写得比较仓猝，没时间再去校对它，因而不想出版。我在“天上人间”最后一场戏后，写了两句话：

谨将此剧献给全天下

相信人间有爱的朋友

电视剧播出之后，很多媒体访问我，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两句话？我回答说：

“你不觉得现在很多人，都失去了爱人和被爱的能力了？在目前的社会形态上，许多人心狠手辣，才能得到一席之地。为了生存竞争而勾心斗角，尔虞我诈，更是人之常情。逐渐的，大家都不相信人间有爱了，甚至会嘲笑那些还相信的人，

觉得他们是幼稚的，不成熟的，不食人间烟火的，只会作梦说梦话的人。不相信人间有爱的人，如何去爱人和被人爱呢？因此，他们失去好多心灵的飨宴，失去了好多痛楚和狂欢。没有痛过，没有爱过。没有哭过，没有爱过。没有笑过，没有爱过。没有爱过，等于没有活过！”

这是我由衷的看法，好希望，人类永远不会失去爱的能力！那么，生命里才有奇迹，活着才有意义。

所以，我把这套全集，献给

还相信人间有爱的朋友们！

琼瑶

写于 2004 年 6 月 23 日黄昏

第十九章

梦竹才跨进院子的大门，奶妈就给了她一个警告的眼光，她压低声音问：“什么事？妈醒了？”

“哼，当然醒了，现在还不醒，要睡到点灯才醒吗？而且，又来了客人。”

“客人？谁？”

“还有谁？当然是高少爷啦！”

梦竹咬咬牙，转身就想向门外溜，奶妈一把抓住她的衣服，急急的说：“这算什么？见一见又不会吃掉你，再跑出去，我对你妈怎么交账？快去吧，人家高家少爷带了好多东西来送你呢！在堂屋里等了大半天了！”

“东西？我才不稀罕呢！”梦竹嘟着嘴说，一面勉勉强强的向屋里走去。跨进了堂屋，立即看到李老太太坐在方桌旁边，用一对锐利而严酷的眼睛狠狠的盯了她一眼。她怔了怔，不敢和母亲对视，掉过头来，她望着坐在桌子另一边的高悌，肥头肥脑，小鼻子小眼睛，永远微张着合不拢来的嘴。看到他那副尊容就让人倒足胃口！她嫌恶的皱皱眉，高悌已经慌忙的站了起来，傻不愣登的瞪着小圆眼睛，结巴的说：“回……回……回来了？”



“嗯。”梦竹打鼻子里哼了一声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给……妹……妹子买……买……了几块料……料……料子!”高悌胖脸上堆起一个傻瓜兮兮的笑,讨好的说,一面指着堆在方桌上的盒子。

梦竹瞟了那些盒子一眼,动也不动,和谁生气似的噘着嘴,眼睛望着桌子的边缘发呆。

“妹……妹……妹子,要不要……看……看?”高悌一个劲的瞎热心,打开盒子,抖出一大堆五颜六色的衣料。梦竹再瞟了一眼,嘴噘得更高了。

“梦竹,”李老太太冷冷的喊,“你高哥哥跟你讲话!”

“我听到了!”梦竹没好气的喊。

“听到了怎么不回答人家?”

“回答什么东西呢?我不会!”

“好!梦竹!”李老太太气得发抖,瞪着梦竹看了老半天,才点点头说,“脾气这么坏,只好等将来让你婆婆来管你!”说着,她转头对高悌说:“小悌,婚事准备得怎么样了?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我妈说,赶……赶年底……办……办喜事。叫……叫我……讨讨……讨一个……老婆……回……回家……过年。嘻嘻!”说着,就望着梦竹傻笑了起来。

“什么?”梦竹吓了一跳,抬起头来盯着李老太太,脸色变得雪白,“妈妈你要把我——”

“嗯。”李老太太坚定的点点头,冷然的说,“今年年底,你就和小悌完婚,你现在大了,我也老了,管不了你。女大不中

留，只有早早的把你嫁过去，让管得了你的人来管你，我也可以少操些心！”

“妈妈！”梦竹蹙着眉喊，不信任的张大了眼睛，摇着头说，“你怎么能这样待我？妈妈？你一点都不关心我的幸福？妈妈？你一定要把我嫁给他？嫁给这个活宝？你……”

“梦竹！”李老太太断然的喝了一声，“你怎么可以这样讲高哥哥？小时候你们也是一块儿玩大的，婚事是你自己同意的！君子一诺千金，你非履行这婚约不可！你心里有些什么窍我全知道！你以为那些大学生就比高悌强？他们只是和你玩，你别再做梦了！现在，好好的陪高悌谈谈。今天晚上，我还有话要对你讲！”

“妈妈！不要，不要，妈妈！”梦竹咬着嘴唇，默默的摇头。李老太太已经站起身来，狠狠的望了梦竹，就掉身回房了。这儿，留下了梦竹和高悌面面对，高悌在母女争论的时候，就一直瞪圆了小眼睛，把一个大拇指放在嘴唇上，望望李老太太，又望望梦竹。这时，看到李老太太走了，他就又对着梦竹发了半天呆，然后，慢吞吞的把身子挪过去，轻轻的拉了拉梦竹的袖子，怯怯的叫了一声：“妹……妹……妹子！”

梦竹正望着方桌上供的祖宗牌位出神，被他一拉，吓了一跳，顿时甩开袖子，跳到一边说：“见你的鬼！谁是你妹子！”

高悌呆了呆，重新把大拇指放到嘴唇里，愣愣的说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不是我妹子……谁……谁是我妹子？妹……妹……妹子，我妈叫我……来……来……来和你……你……讲



讲话，我妈……妈说，你……你……八成……有……有……些不规矩……你……好多……中……中……中大的学生都……都知道你。妹……妹……妹子，你……你……你也讲……讲话呀！”

“我讲话！”梦竹浑身发抖，脸色雪白，瞪着一对乌黑的大眼睛，向高悌恶狠狠的大嚷，“我讲话！你听清楚了，你这个傻瓜蛋，马上给我滚出去！”

“什……什……什……什么？”高悌受惊的张大了嘴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我告诉……诉你！”梦竹恶意的学着他的口气说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妹子……讨……讨厌死了你！天……天下的男……男人死绝了，也……也……不嫁给你！”眼泪涌上了她的眼眶，她向他逼近，把两条小辫子向脑后一甩，大嚷着说，“回去告诉你妈，李梦竹不规矩，没资格做你高家儿媳妇，让她另外去给你这个白痴找老婆！去！去！去告诉你妈去！”

“这……这……这……”高悌惊慌的向后面退，莫名其妙的说：“这……算……什……什么意思？”

“叫你滚的意思！”梦竹哭着说，“我哪一辈子倒了霉，凭什么会和你订上婚！你连一句整话都讲不清楚，根本……”

“梦竹！”李老太太及时出现在门坎上，打断了梦竹还没有出口的许多气话。她对梦竹瞅了好半天，才愤愤的吐出一口气来，先不管梦竹，而走过去对高悌说，“小悌，你先回去，对你妈说，现在是打仗的时候，儿女婚姻，能简单一点，就简单

一点,我们也没准备什么嫁妆,你们也就别注重排场了。倒是日子,能提前一点更好,腊月里太忙,十一月里选个日子好了,你们家选定了日子,我们也就可以准备起来了。你懂了吗?听明白了吗?”

“懂……懂……懂。”高悌一个劲的点头。

“那么,你先回去吧,我也不留你吃晚饭了,黑地里头回去我不放心。你别把刚才梦竹和你说的话放在心上,她和你开玩笑呢!回去再跟你妈讲,我明天会到你家去拜望她,婚礼中的一切,明天再详谈。知道了吗?”

“知……知……知道。”

“那么,你就走吧!”送走了高悌,李老太太转身回来。梦竹正坐在椅子上发呆,满面泪痕,李老太太厉声喊:“站起来!梦竹!”

梦竹下意识的站了起来。

“走过来!”

梦竹机械化的走了过去。

“跪下!”

梦竹抬起头来,望着李老太太。

“我叫你跪下!”李老太太权威性的声调,带着不容人反抗的严厉。锐利而坚决的目光几乎要射穿梦竹的脑袋。

梦竹一语不发的跪下去。

“抬起头来,向上看!”

梦竹抬起头来,上面供着灵牌和神位的神座。李老太太



颤抖着站在梦竹身边，说：“你上面是你父亲的牌位，李家列祖列宗都看得到你，你已经为李家丢尽了人！现在，你对我说实话！你这些天中午都溜到哪里去了？”

梦竹默然不语，苍白的脸上毫无表情。

“说！”

“到茶馆，或者嘉陵江边。”梦竹说了，声调冷淡、平稳、而坚定。

“做什么？”

“和一个中大的学生见面。”

“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何慕天！”

“好，”李老太太低头望着梦竹，后者脸上那份坚定和倔强更使她怒火中烧，她咬住牙，气得浑身颤抖。伸出手来，她狠狠的抽了梦竹两记耳光，从齿缝中迸出一句话来，“好不要脸的东西！”

梦竹的身子晃了晃，苍白的面颊上顿时留下了几条手指印，红肿的凸了起来。她跪着，双手无力的垂在身边，脸上依旧木木的毫无表情。李老太太盯着那张越苍白就显得越美丽的脸，越看越火。她双腿发软，拖过一张椅子，她坐了下去，好久，才又气冲冲的说：“你是存心想败坏门风，是不是？你这个中大的学生来往多久了？”

“夏天就认识了。”

“你们天天见面？”

“最近是天天见面。”

“你，”李老太太咬得牙齿发响：“亏你说得出口！你这个该杀的丫头！我从小怎么教育你的，你是出自名门的大家闺秀！你把李家的脸完全丢尽了！你！每天和他做些什么事情？说！”

“散步，谈天。”

“散步？谈天？谈些什么？”

梦竹把眼光调到母亲身上，用一种奇异的神色望着李老太太，慢悠悠的说，“谈一些你永不会了解的东西，因为你从来没有。”

李老太太劈头劈脸的又给了梦竹两耳光，喘着气说：“你连礼貌都不懂了，这是你对母亲说话吗？我看你是疯了！什么叫我不了解的东西？你倒说说看！”

“爱情。”梦竹轻声的说，聚着泪的眼睛明亮的闪着光，使她整个的脸都焕发着奇异的光彩。

“你，你，你……”李老太太太气得说不出话来，“你简直……不要脸！”

“我要嫁给他。”梦竹依然慢悠悠的说，脸色是坚决的，悲壮的，有股宁为玉碎的不顾一切的神情。轻声的又重复了一遍：“我要嫁给他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李老太太向她俯近身子。

“我要嫁给他。”

“你——你要死！”



“妈妈！”梦竹仰起头来，面对着母亲，她现在是跪在李老太太面前了。她的眼睛热烈而恳求的望着李老太太，用令人心酸的语气说：“妈妈，你是我的母亲，我多么希望你能了解我。妈妈，我爱他，我爱他爱得没有办法，妈妈，你不会知道这种感情的强烈，因为你从没有恋过爱。但是，妈妈，请你设法了解我，我不能嫁给高悌，我不爱他，我爱的是何慕天。妈妈，但愿我能让你了解什么是爱情！”

“哼！爱情，”李老太太气呼呼的说，“你真不害臊，满嘴的爱情！你别给我丢人了！”

“妈妈！”梦竹悲哀的摇头，“爱情是可耻的事吗？是可羞的事吗？不，你不明白，那是神圣的，美丽的！没有丝毫值得羞耻的地方！”

“你会说！”李老太太更加生气了，“全是那些搂搂抱抱的电影和话剧把你害了！你有脸在我面前谈爱情！记住，你是订过婚的，再过两个月，你就要做新娘了，你是高家的人，你非给我嫁到高家去不可！关于这个中大学生的事情，我就算饶过了你。但是，从今天起，我守住你，你不许给我走出大门一步！你再也不许见那个人，你给我规规矩矩的待在家里，等着做新娘！”

“妈妈！”梦竹惊恐的喊，一把抱住母亲的腿：“妈妈，你不能这样做，你不能！妈妈，你怎么忍心把我嫁给那个白痴？他连话都说不清楚，你怎么忍心？妈妈，我一生的幸福在你的手里，求求你，妈妈！”